五代史記纂誤續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江夏吳光耀

雜傳

敍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桉猶是一行傳敍意

馮道

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

桉宦者傳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唐本紀守光敗在天祐十一年是守光未敗前承業早爲監軍此

壹似未爲監軍時已事承業者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
桉二語甚不貫薛史道傳作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
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又曰一日道因上謁既
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
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稾一束其心晏如也此
蓋節刪失當耳
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桉南監本時作世
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
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

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

桉此及對契丹俳語極寫當世稱譽之非自宜暢敘然此已見漢家人傳究嫌複也會而簡之則善矣

爲師長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師誤司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

桉薛史道傳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效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鎭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

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立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及此傳所載對明宗語固未嘗無諫諍通鑑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注馮道自此歷事唐晉漢周位極人臣不聞諫爭豈懲諫守光之禍邪並其諫世宗事亦昧之道固不服如道之狡于矯行卽能廷爭又豈足貴耶

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

桉廿二史攷異桉道爲首相依故事爲山陵使且據本紀山陵使之命在二月丁卯而世宗親征乃于三月乙酉啓行則非因道之進諫而有是命也歐陽公惡道而甚其辭耳儒者好以成敗論人若以當日時勢論之則新造之邦人情未固加以大喪未葬千里出師一有敗衂國亦隨之親征固危事也此與宋澶淵之役時勢迥殊道言雖不驗究爲老成練事之言不可以人廢之錢氏所論如此殊不然首相爲山陵使誠故事而道之可鄙與世宗之鄙道則無可解說也五代雖極亂好惡之公倘未盡泯范延光惡朱弘

昭敬翔惡蘇循父子罪溫韜明宗惡王都廢帝斬孟漢瓊康義誠罷道相桑維翰惡賈緯趙鳳薄何澤李愚亦惡道世宗乃不知鄙道耶卽無山陵事亦必不以從行薛史道傳正作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通鑑亦作馮道以失節被弃文忠公何必甚其辭據本紀山陵之命在啓行前遂謂是命非由于進諫則尤非也豈有親征不先謀議者道進諫自在啓行前安得謂三月啓行二月先無進諫事耶通鑑顯德元年二月北漢主與契丹趣潞州世宗欲自將兵禦之馮道固爭帝不悅三月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乙酉

帝發大梁與此傳正合則周本紀二月丁卯山陵使
之命誤矣或疑太祖以正月壬辰崩三月癸未始有
此命以時事例之未免太遲然唐明宗長興四年十
一月戊戌崩十二月丁巳有山陵使之命相去止二
十日晉高祖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崩丙子有山陵使
之命相去止十二日至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丁丑
崩三月壬戌有山陵使之命相去四十六日較唐晉
已過倍矣此正月壬辰至三月癸未相去雖五十二
日較漢止遲八日耳世宗以異姓繼統固不宜太急
遽天子七月而葬且于禮爲未踰也謂新造之邦人
情未固當日孰爲舊邦謂大喪未葬千里出師爲不

宜周武晉襄何乃爲此謂親征爲危事而論以宋澶淵之役則盡以近事論之唐莊宗于夾城新喪自將而興于鄴都未能自將而反明宗于朱守殷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廢帝于石敬瑭北征不果而敗漢隱帝于郭威自出臨兵而敗其實莊宗失政廢帝心憚敬瑭郎親征亦必敗隱帝童昏郎不親征亦必敗英武如世宗乃足危哉道所爭正坐不知時勢耳漢高祖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書生豈盡不可問漢高帝謂爲天下安用腐儒則信然也薛史道傳晉祖會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爲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

生爲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
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尚不
失本色錢氏取此爭爲老成練事天下必有能辨者
道爲人如東軒筆錄青箱雜記能改齋漫錄所言王
荆公稱之或有然荆公且言此書文辭多不合義理
見史略富鄭公蘇黃門亦謂爲大人誠不可解矣

李琪

丁內艱

桉南監本艱誤難

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琪餓臥廬中聞者哀憐之

桉薛史琪傳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

襄事與弟琪嘗臘雪以單縗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還祔而斑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不能興大爲時賢所歎蓋乞助葬非乞食日不過食一溢者哀戚之至而減食非不得食而飢也此遮薛史殊失實

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

桉此謂朗州雷滿潭州馬殷耳楚世家乾寧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滿傳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楚世家梁太祖卽位後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此稱武陵者朗州治武陵滿又武陵人也然潭州旣稱軍號後人將疑武陵亦軍號矣雖本語如此正

可改歸一類亦有宜傳本語者非此類也楚世家亦稱馬希萼爲武陵蓋希萼方鎭朗州而通鑑正稱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漢乾祐二年僕射州之役但曰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不曰有武陵軍號然尚單稱非如此之易混時制也薛史斑傳作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此仍之耳職方考朗州止唐注武平脫武貞永順疏矣

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

校梁疑作唐

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

校薛史琪傳及五代會要皆載此疏辭氣誠不高而

輕徭薄賦貴粟重農之意正非不善也文獻通考田
賦考謂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
固亦不相薄矣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

校玉海唐大明宮引六典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西
接宮城之東北隅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
仙門次曰延政門西曰建福門次曰興安門丹鳳門
內正殿曰含元殿于夾殿兩閤左曰翔鸞閤右曰栖
鳳閤其北曰宣政門門外東廊曰齊德門西廊曰興
禮門內曰宣政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
省東廊北街南值含耀門出昭訓門宣政殿前西廊

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廊北街南值昭慶門出
光範門宣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次西曰延
英門其內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宣政北曰紫
宸門其內曰紫宸殿注卽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
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殿之東曰左銀臺門
西曰右銀臺門次北曰九仙門殿之北面曰元武門
左曰銀漢門右曰青霄門其內又有麟德凝霜承歡
長安仙居拾翠碧羽金鑾蓬萊含涼珠境三清含冰
水香紫蘭等殿元武明義大角等樓鬱儀結鄰承雲
修文等閣也引五行志含元路寢大朝會之所御也
唐紫宸殿引會要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

出降有司進儀注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上納其言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引兩京記大明宮有紫宸殿在宣政殿北即內衙正殿唐宣政殿引兩京記大明宮含元殿後有宣政殿即正衙殿也是含元乃前殿宣政不得謂前殿紫宸亦不得謂便殿又衙猶言朝不獨宣政謂也新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蓋文忠公語五代會要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

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以下起居訖引駕至
正朝殿皇帝坐定捲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雜
叫官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
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
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
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
揖殿報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
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
躬萬福儒林公議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
宸上閤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畢
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與下正合說文

閤門旁戶也楓窗小牘述汴京故宮有曰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儒林公議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蓋宋建隆三年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小牘則載所記憶也又閤門上有樓屋湛淵靜語載使燕日錄述汴宮有曰左朵殿峻廊接東上閤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閤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證以六典愈知閤乃掖門非殿也紫宸之非便殿亦愈明矣文忠公問劉原父侍讀入閤儀帖曰入閤之禮起自何年注閤是何殿亦誤閤爲殿之證

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誤衝作議論

旣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

桉廿二史攷異此稱前鄉貢進士而不稱前進士則是舉而未第者也唐人之重鄉舉如此今讀薛史琪傳作舉進士第琪集序作聯中科第是非未第也

鄭珏

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

桉任圜傳莊宗朝已拜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不得曰新進薛史珏傳作明宗卽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

人共之爲近

趙鳳極言于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

按此十八字複鳳傳可去改下乃詔罷其行之乃字爲及字得矣

李愚

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

按薛史愚傳載此書讀之足以感發忠義在五代文章中正不多得文忠公壯其言而不載甚可惜也又羅隱集有上招討宋將軍書亦有雄直氣更不及采矣

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

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愍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牓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

按唐愍帝本紀應順元年三月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衞州廢帝本紀淸泰元年三月己巳次陝州愍帝出居于衞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弘贄傳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與廢帝本紀同而愍帝本紀作戊辰是先己巳一日矣一異也此傳所謂明日從愍帝本紀宜是己巳從廢帝本紀宜是庚午去

壬申入京師日宜有三四日盧導傳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與此傳出迎時正同是末有三四日一異也弘昭傳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愍帝本紀殺贇在弘昭自殺先一異也從進傳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本紀作送二首一異也皆敘事之不堪互證者

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詛詬乃俱罷

校既詳昫傳此可簡

愍帝卽位有意于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

桉薛史愚傳閔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于致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通鑑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注李愚時爲相言帝不謀政于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曰少及吾輩鮮及吾輩非絕無所問也此作未嘗

有所問則絕無所問矣胡氏注亦忽鮮字解且當時宰相皆然不獨略愚也

盧導

道曰勸進其可已乎

按薛史導傳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勸進何如事乃以爲務實道之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一語形容盡矣此傳刪之殊失語妙通鑑止作道曰事當務實可稱簡要

劉昫

昫性察而嫉

按昫能剔弊惠民大善也曰察而嫉是貶辭矣薛史

昫傳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惜其太察也文忠公奈何從其誤薛史史臣曰劉昫有貞相之才克全嘉譽推許又過矣

以昫爲右僕射

按晉本紀及馬縞傳作左僕射蓋後轉階也此傳失載遂互異

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

按薛史職官志作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于宰相爲加官無單置者蓋順宗子福王綰撫王紘憲宗子榮王憒等皆嘗特冊拜司空見新舊唐書此書刪自非親王語遂失實矣又

王思禮傳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蓋方爲河東節度副大使是不必宰相亦加三公也馬裔孫傳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亦誤

盧文紀

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

桉李襲吉傳作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河東乃軍號較稱太原爲得又新唐書簡求傳簡求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尚書左僕射卒後稱官固宜從其大者

夜焚香祝天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祝誤呪

累遷太子太保致仕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太保作少保彭注本作太

師

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校薛史文紀傳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寵

齡所費不數年閒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此書削之而義兒李嗣昭傳曰楊氏平生積産嗣昭

父子三人賴之勸戒之義未盡得也

馬裔孫

馬裔孫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南監本裔作胤晉本紀及

劉延朗傳通鑑正作胥

棣州商河人也

按薛史裔孫傳及新舊唐書地理志作滴河太平寰宇記棣州滴河縣滴河在縣北一十五里漢成帝鴻嘉四年河水泛溢爲害河隄都尉許商鑿北河通海故以商爲名後人于旁加水是作商自本義加水乃時字也宋史地理志作商河與此同

臣子之道也

按南監本彭汪本道作忠

廢帝幸河陽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幸作至

姚顗

姚顗字伯眞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伯作百

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淸望官知名于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桉䔍文紀傳此但作廢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較簡

劉岳

論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

桉此論亦無所發明其意傳已言之

馬縞

卒年八十

桉薛史縞傳長興四年爲戸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則卒年不止八十矣

崔居儉

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

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蠡有子滈孫億不見所謂蕘者蠡亦不具官既曰名臣抑何略也

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

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

桉複劉昫傳

崔棁

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校薛史晉本紀天福五年八月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至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十一月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樂志晉天福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于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

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其年秋棁等具述制度上奏五代會要論樂上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院奏先奉敕正冬二節朝會舊儀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令檢討典經具述制度是明五年事與晉本紀合此作八年誤矣且晉本紀天福七年貞固已爲門下侍郎至八年又無罪故乃轉降御史中丞耶纂誤但曰紀傳必有誤而末曰誰是故及

之

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

桉五代會要廟樂後雜錄晉開運三（疑二字傳寫之誤）年八月中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教坊二舞本戶州縣居（一本誤尹）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況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見管人數等每有淪亡皆擬塡補既不會教習但虛免差徭伏乞且議停廢敕樂工宜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是太常少卿乃前官也薛史晉本紀開運二年六月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八月甲子朔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宋史穀傳俄拜中書

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爲薪並從其請此誤

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

桉晉本紀書契丹滅晉在開運三年末而德光入京師則諸書皆作四年此屬之二年之明年微混

李懌

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

桉薛史夢徵傳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以鼎新苦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覸馮道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者亦

可諷也此書乃削之礪薛史遼史皆有傳多可采者

此書止四夷附錄略敘之又失佳處非善善從長之

意也

復遷刑部尚書

校南監本彭注本復作後

和凝

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

校晉本紀開運二年八月丙寅和凝罷薛史晉本紀

天福七年八月甲子和凝加右僕射開運二年八月

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三年十一月庚寅以

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通鑑開運二年八月丙寅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是加右僕射至罷平章事相去四年不得曰歲餘遷左僕射又踰年矣薛史凝傳作開運初罷相守本官亦誤開運盡三年二年八月不得曰初

趙瑩

華州華陰人也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華陰下有縣字

馮玉

晉出帝納玉姊爲后

校薛史玉傳作后卽玉之妹也通鑑作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此姊字疑妹字傳寫之誤

盧質

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册立廟于

曹州

按唐本紀天成四年五月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與此異薛史唐本紀天成四年五月乙酉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八月戊申帝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五月乙酉乃定謚日非行册日此書本

紀誤

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

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

案奏去廟號在未行冊前五代會要廟制度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爲帝享乃承祧旣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旣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居別廟卽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謚以薛史唐本紀此失攷矣

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賈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

桉唐本紀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是止兩日薛史唐本紀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士乃下詔預借居民五箇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下書己卯是亦未有六七日通鑑作數日僅得數萬緡上書乙亥下書己卯相去止五日此作六七日明誤

呂琦

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爲謀主

桉劉守光傳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將吏立之則有然此時豈知有民耶

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

案定州之役晏球爲招討使功又在首不宜敍德鈞下

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案宋史呂端傳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出身則文度不以進士終呂氏又世能報德矣文度宋史亦有傳附北漢世家

薛融

即詔罷其役

案南監本彭注本無即字

何澤

數私于鳳求爲給諫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于誤干

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尙希仕進卽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

桉唐本紀趙鳳罷在長興二年家人傳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在四年相去已三年澤致仕更在鳳未罷前此壹似一時事

王權

王權字秀山

桉此從薛史權傳作字秀山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權字失載有昆弟定保字翊聖檀字秀山是自歧也

父蕘官至右司郎中

桉舊唐書王播傳新唐書播傳宰相世系表薛史權傳皆作右司員外郎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尚書左右諸司郎中五品員外郎六品也此誤

史圭

卒于常山

桉薛史圭傳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此壹似既歸始卒者

龍敏

晉所恃者契丹也

桉通鑑此議在天福元年九月唐晉本紀契丹立晉

在十一月此時敏口中安得稱晉下晉失契丹之晉字亦誤

與勇將郎萬金

梭勇將二字乃史氏夾敘之辭不宜作敏語薛史敏傳作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通鑑作使僕與郎萬金將之爲近

李崧

崧謂掌書呂柔曰

梭彭注本書作事

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

之乃謝

桉複漢本紀

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

桉死事王清傳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鎭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鎭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皇甫遇傳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

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重威傳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淸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淸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絶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是中渡之役重威不戰而降曰敗于中渡猶疑或戰也

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

實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嶬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

桉複逢吉傳

李鏻

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閒爲給事中

桉薛史鏻傳作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中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湯昆弟有澹深洎名皆從水旁此陽字疑傳寫之誤宗室世系表鏻有弟鉊子若愚姪承翰此書皆不及載也

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拔舊典

桉宗室皆爲宰相唐家安得有此故事鏻卽矜誕何

至以此欺人薛史鏻傳作唐祚中興宜敦敍宗室才高者令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寘僕于朝行諸君安乎曰宜敦敍宗室才高者令居相位曰家代重侯累相爲近

後楊溥諜者見鏻言事鏻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鏻兗州行軍司馬

校複重誨傳楊溥徐知誥又小異

猓然皮一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然作㹱周

官春官巾車駹車雚蔽然複髹飾鄭注然果然也賈疏果然獸名太平御覽獸部果然引山海經蜀地志南中八郡志吳錄地理志南方草木狀南州異物志魏鍾毓賦皆作果然是魏晉前無從犬者玉篇從犬始見字書也

賈緯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

按文忠公崇文總目敘釋實錄類曰實錄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新唐書藝文志武宗實錄三十卷韋保衡監修五代會要前代史晉天福六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奏曰況咸通

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
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僖宗懿宗兩朝實錄皆遇
國朝多事或值鑾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
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託纂
修聞此撰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寮
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請納請察其文武才能不
拘資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
酬以勸來者又起居郎賈緯奏曰武宗至濟陰廢帝
凡六代唯有武宗錄一卷餘皆缺略文獻通考經籍
考唐武宗實錄一卷引晁氏曰唐韋保衡撰武宗以
後實錄皆亡今止有會昌元年正月二月陳氏曰按

唐志惟有武宗實錄三十卷其後皆未嘗修纂更五代武錄亦不存邯鄲書目惟有一卷而已是自武宗已後非盡無實錄第散佚耳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正作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為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宋史宋敏求傳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敏求與公同在唐書局者集中有舉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曰宋敏求文學賅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又有與宋龍圖借書書史亦稱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趙隣幾亦有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湻化中命取上見隣幾及錢熙傳

其書又在敏求前可見當時尚有記載可采公惜未及博覽耳薛史緯傳作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此傳誤仍之直齋書錄解題僅據新唐書藝文志作武宗實錄後皆未嘗修纂亦未詳攷通考據晁氏陳氏敏求所補止五錄無武宗一朝宋史藝文志與傳同又卷數各微異今據郡齋讀書志宣懿僖昭各三十卷哀八卷益以宋史藝文志武二十卷正百四十八卷

而多風波之患

桉六字可去

張允

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

桉上旣曰晉高祖卽位矣此晉字可簡

王松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

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松字夢禎此傳脫之此傳松有于仁寶表又脫之出一手而詳略異也

裴皥

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放進士也

桉皥下疑脫字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裔作胤彭注本作允

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

按此傳皞入晉以工部尚書起卒亦在高祖時也晉本紀及桑維翰傳維翰高祖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帝時始拜侍中中書令薛史晉本紀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二年三月戊寅以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三年十月丙戌以工部尚書裴皞爲尚書右僕射致仕五年四月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八年三月己卯朔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開運元年六月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

樞密使是維翰以中書侍郎爲相時皞亦爲工部尚
書不得曰庶寮及拜中書令時皞早卒矣且唐制尚
書屬尚書令于尚書令乃庶寮中書令自中書省長
官也薛史皞傳作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
于私第門生也此仍之故誤耳

裴羽

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

按羽字冗

王延

鄭州長豐人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鄭誤鄭鄭宜作莫

攷見前

馬重績

天福三年重績上言

梭下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以此推之三年宜作四年蓋四年己亥五年庚子晉本紀天福四年三月丙辰頒調元歷薛史晉本紀天福四年八月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歷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歷五代會要歷晉天福四年八月司天監馬重績奏所撰新歷玉海律歷晉調元歷晉天福四年八月司天監馬重績奏調元

歷通鑑錄目天福四年晉用馬重績調元小歷是皆作四年矣止諸書作八月與此書晉本紀作三月不同薛史重績傳作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此傳仍之故誤耳玉海雖作四年而引此傳原文則亦仍其誤作三年

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

按南監本及薛史五代會要玉海琦作錡

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于棲霞皆不受棲霞嘗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亦足以諷惑左道者此書皆不及采後蜀世家司天少監胡韞語乃逢君之惡者而詳敘之失去取之當矣

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

梭通鑑考異引實錄作與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言劉氏祚短事又曰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之豈得遽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今讀宋史方伎王處訥傳亦作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

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而薛史延乂傳並未載問劉氏祚短事此明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江夏吳光耀

司天職方考總敘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桉此書號法春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秋冬大雩夏五月丁丑蒸秋八月乙亥嘗肆大眚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吉禘于莊公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初稅畝作丘甲九月辛丑用郊作三軍舍中軍用田賦孔子豈盡取之史于一代制度非惟善者宜存之所以示戒兼著沿革也

觀薛史五代會要冊府元龜文獻通考所載此書遺者實多微第于史體不合亦甚失法春秋之旨也

司天考

敘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歷

桉薛史歷志洎梁氏之應運也乘唐室陵遲之後黃巢離亂之餘眾職未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歷猶用宣明崇玄二法參而成之玉海總歷代歷名五代梁用宣明崇玄二法是又參用唐長慶宣明歷矣

敘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衹行于民閒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歷然行

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歷周廣順中國子博
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歷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歷而蜀有
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政歷五代之際歷家之可考
見者止于此而調元歷法旣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
分止行于民間其法皆不足紀

桉新唐書藝文志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卷建中時
人及舊唐書藝文志皆別無萬分歷郡齋讀書後志
合元萬分歷一卷右唐曹氏撰未知其名歷元起唐
高宗顯慶五年庚申蓋民間所行小歷也本天竺歷
爲法李獻臣云玉海歷法唐符天歷文獻通考經籍
考歷算皆據晁氏說載合元萬分歷困學紀聞歷數

有曰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是萬分卽符天此誤爲二矣又其法本天竺非士蔿能創之更不及攷也

顯德欽天歷

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算外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三作二

欽天步日纏術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七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七作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桉四川仿　殿本下行七下有十字

欽天步月離術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二作三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　十　一十四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百下有一十兩字　殿本四川仿　殿本第三行作一十四下行空南監本第三行空下行作一十四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十下有二字

朔弦望定日

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

校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干誤于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

校南監本統上有經字

九道宿次

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

校南監本所下入上空一字

日食泛用分

九百五十六以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作上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得虧初復末定分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末誤未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歷率二百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一作二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五　一十一一十三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注五作三

後留　二十六三十三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注後三作

二

熒惑

周率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三十二　一十一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第二行三

作二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一作二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三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有注作一

字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六　五十八五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第三行注
後六作八
鎭星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三作二
太白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三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下行注三作一　南監本作
二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二十七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注二作一

辰星

歷率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上行一作

二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注五作三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有注作四

十三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有注作四

十三第三行注三作二

氣候圖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駕　虹始見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駕誤鴽

爻象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乾誤卿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卿誤侯

論而在者三篇

校南監本三誤二

敍蓋聖人不絶天于人亦不以天參人絶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

桉胡氏讀史管見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于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于人于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于迹使其槪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僨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敍至于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

校王者無曠官官無曠事事誠無益于國家者宜廢之又何足誌乎曰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是矣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

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
爲常者有司之事也夫有司非王者設耶有司之事
非王者之事耶今強二之非通論矣薛史五行志唐
長興三年太原地震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
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禎瑞
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達天譴
又曰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
理合思于天誡況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
安物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
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
密令訪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

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此有禪政教之文所謂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答天譴尤爲通允此書削之惜也

開平二年

桉康懷英傳去歲兵興太陰虧食以梁本紀開平二年五月夾城之敗攷之去歲卽元年元年既有可書者今始二年何也或謂太陰不書則考中書月有食之屢矣薛史天文志正有月食一門五代會要亦載月蝕周盡顯德六年薛史周本紀顯德六年十二月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是六年十二月尚有可

書者此攷乃盡三年文忠公于考本非欲爲故始末亦不甚留意也

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月作日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校天福元年卽淸泰三年淸泰三年盡十一月是天福元年無三月後蜀世家作明德三年三月蜀明德三年卽唐淸泰三年此宜屬淸泰三年或有書于十一月以後者必俟廢帝崩始屬天福爲近

四百四十三日

校南監本彭注本此六字作注

職方考

敘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按舊唐書地理志劒南西川節度使注治成都府管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邛嶲桃柘恭當悉奉疊靜等州安南都護節度使注治安南府管交武峩川粵芝愛日福祿州長峯陸廉雷籠環崖儋振瓊萬安等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注治孟州領孟懷二州陝州節度使注治陝州管陝虢二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注元和中淮蔡用兵析鄧唐二州別立一節度新唐書方鎭表開元七年升劒南支度營田處置兵馬經略使爲節度使兼昆明軍使領益彭蜀

漢眉縣梓遂邛劒榮陵嘉普資嶲黎戎維茂簡龍雅瀘合二十五州治益州至德元載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思雷崖瓊震儋萬安驩二十二州治廣州建中四年置京畿渭南節度觀察使領金商二州光化元年以華州置鎮國軍節度領華同二州天祐元年以京畿置佑國軍節度使領金商二州三年置義勝軍節度使領耀鼎二州貞元三年置橫海軍節度使領滄景二州治滄州元和四年置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治德州長慶元年置深冀節度治深州幽州節度罷領瀛莫二州置瀛莫都團練觀察使治瀛州

尋升爲節度使大和元年升晉慈觀察使爲保義軍節度三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使治德州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防禦使爲感義軍節度使貞元十五年置安黃節度觀察使治安州是大者不止連十餘州小者亦不得兼三四雖置廢不常當時固自有此制也

敍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

　桉譜梁有州七十九

敍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桉譜唐有州一百二十六

敍合一百六州以爲漢

桉譜漢有州一百有十

敍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莫誤漠

雍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漢脫注永興誤注周

莫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莫誤漠

潞

桉梁脫書有又脫注匡義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唐單注安義晉注昭義誤攷見前

朗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武平誤注唐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桉折從阮傳漢高祖入立于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薛史漢本紀天福十二年四月癸亥升府州爲節鎮加永安軍額以鎮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乾祐三年四月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爲團練州及從阮傳五代會要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文獻通考皆同是漢置漢罷之此作晉置誤譜亦誤注

幷州後唐建北都

桉唐本紀復太原爲北都何瓚傳于莊宗未滅梁以

前求留守北京新唐書地理志置北都于太原明因
大師塔記亦文忠公筆也曰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
京是并州爲北都蓋因唐舊非後唐始建也後蜀世
家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語亦混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
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桉梁本紀龍德三年三月李繼韜叛晉梁始得潞州
十月梁亡安得曰歲餘又晉復昭義誤攷見前
益州梓州曰劒南東西川
桉譜梓下注劒南東川益下注成都不曰劒南西川
又方輿覽勝梓州前蜀爲武德軍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按廿二史攷異按唐韶州屬縣有湞昌無保昌未審何時更名今攷輿地廣記五代時南漢立雄州保昌縣本湞昌唐屬韶州南漢立雄州是保昌乃南漢更名也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按譜脫鼎裕二州論謂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沿革所關乃不書之後人何從稽訪此未免以武斷之言文其疏略且見他書者尚不論即此書所見而譜脫者如周本紀榮領貴州刺史之貴

州癸酉如瓜州之瓜州皆是也貴州又見安從進傳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桉前載魏州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與此互異幾不可解五代會要大名府後唐同光元年四月升魏州為東京都督府曰興唐府元城縣為興唐縣貴鄉縣為廣晉縣至三年三月改為鄴都興唐為次府晉天福二年九月改興唐府為廣晉府興唐縣為廣晉縣以新舊唐書地理志證之蓋魏郡原治貴鄉元城二縣後唐改元城為興唐貴鄉為廣晉此書所載不完故自歧也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桉南監本淸池下空一字始書無棣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桉南監本臨瀨下空一字始書菊潭

論自唐有方鎭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鎭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

桉舊唐書地理志首志方鎭並詳兵馬額數此言不錄誤矣

吳世家

楊行密

鍾傳新得江西

桉梁本紀行密走宣州在龍紀元年新唐書本紀通

鑑傳昭洪州在中和二年行密昭宣州在龍紀元年
相去已八年安得曰新得此又敘入宣州在龍紀元
年前誤矣薛史僭僞楊行密傳敘據宣州在大順元
年尤誤
二年取滁和
桉龍紀盡一年明年正月改元大順是龍紀安得有
二年新唐書紀傳通鑑九國志田頵傳皆在大順二
年此必節刪時偶漏大順年號上取蘇常潤州正大
順元年事也
天復二年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復誤福

渥

茂章奔于錢塘

桉新唐書本紀天祐三年正月壬戌淮南將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錢鏐此乃叙三年前

四年三月渥視事

桉上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梁以天祐四年四月代唐改元開平所謂仍稱天祐者已是四年四月事此復稱四年正月雖追敘之辭而上所謂仍稱天祐者壹似非四年四月事改四年曰是年較顯貫

隆演

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

桉鍾傳傳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開平三年卽天祐六年此月字疑年字傳寫之誤

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

桉繫敍復朱瑾傳

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六誤八

溥

弟廬江公濛文當立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濛作濛

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于齊王

　桉南唐世家尙作傳位于昇此更宜稱名矣曰齊王

似乎之殊失史法

　徐溫

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鎭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

　桉隆演傳在九年

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

隆演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桉隆演傳天祐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是鎮潤州時已留知訓輔政己遙決大事矣

順義十年溫又請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

桉溥傳順義七年溫勸溥卽皇帝位十月溫卒十一月溥卽位改元乾貞此十字疑七字傳寫之誤

南唐世家

李昪

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

桉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作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

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是昇六歲時榮死江南野史榮蓋說海賊夏韶圖楊行密師敗被擒而誅也

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

校吳世家乾貞元年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太和元年以徐知誥爲中書令此壹似一時拜者

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校吳世家敘此較簡宜去上同平章事四字仍改以字爲及字

四年封昇東海郡王

校吳世家作東海王

及昇將謀纂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
桉吳世家在太和六年此乃在四年
五年昇封齊王
桉吳世家在天祚元年
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
桉下十一月楊溥卒于丹陽宮是作昇元二年溥遷丹陽遂卒吳世家作天祚三年十二月溥卒于丹陽天祚三年十月改元昇元相左乃歲餘五國故事作及將遇弒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鑪擲之俄而見害則非令終矣十國紀年亦作被弒

徐氏諸王請昇復姓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王作子

改其國號曰唐

桉南監本無其字

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

桉全節傳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于五百人以其餘兵並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執前見殺

與戰死執二千人與五百人皆異也

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

按吳越世家作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薛史世襲錢元瓘傳作天福六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燄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晉本紀元瓘薨正在是歲通鑑作天福六年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八月辛亥元瓘卒此作昇元六年乃天福七年誤矣

景

徐溫死昇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桉吳世家溫以順義七年十月死十一月改元乾貞乾貞三年十一月改元太和通鑑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在長興元年乃太和二年溫死之第四年也此壹似溫死便爾者通鑑書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在天成四年十一月徐知詢入朝後蓋知詢在金陵時猶與爭權也

昇立封齊王

桉昇傳封子景爲吳王陸游南唐書元宗本紀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馬令南唐書同此書脫書徙封遂自歧也

尊毋宋氏爲皇太后

桉　殿本宋誤朱攷證曰一本作宋四川仿　殿本改作宋而攷證仍舊

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

桉新舊唐書地理志循州有博羅縣此脫博字通鑑正作博羅

改元永樂

桉改宜曰僭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羲

桉閩世家及通鑑作三月此二字疑傳寫之誤湖北仿汲古閣本重遇誤重進

聞守貞已敗乃還
校李金全傳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是
並未嘗行也此則爲既行而還之辭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于景
校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弱作江
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
校楚世家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此不曰封王但曰
爲節度使且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此與希萼
爲洪州節度使同一書法壹似希崇非領節度使者
又楚世家居洪州與居揚州同一書法則居揚州者
爲領節度使居洪州者何以別其實爲節度使皆牽

也

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

桉楚世家劉言王進逵傳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幷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眞等攻鎬于長沙與此因重斂而攻異雖兩事皆有亦宜幷敘使事情完貫免彼此互歧也周行逢傳亘作進逵攻邊鎬則攻鎬之役言並未嘗自行矣

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

桉西溪叢語南唐世家號揵馬牌桉南唐史亦作揵字舉世以爲捷非也說文揵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今讀南唐

書汲古閣本劉彥貞傳正作揵此書各本皆誤捷而說文手部實無此字止木部楗距門也金部鍵鉉也一曰車舝皆得止義然當時俗字已多從手者自是本用之字不能概以說文正也但姚令威所引說文馬行不利也之解未知何本至引考工記終日馳騁左不楗以證此字則非也蓋輈人之文其字自從木注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揵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與此文義迥殊宋史周三臣李重進傳揵馬牌之揵亦誤捷

遣景舊將按巡城中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按作撫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

桉死節傳敘此于顯德三年乃保大十四年

乃開老鸛河以通之

桉　殿本南監本鸛作鶴

九月太子冀卒

桉馬令陸游南唐書通鑑在顯德六年九月上止有

五年脫書六年

可及吾世修城隍

桉　殿本隍作湟

煜

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

桉景傳周世宗時已立從嘉爲太子矣

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

桉穀得君且相矣熙載在南唐尚不免于貶兩人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此爲優劣通鑑注亦從文忠公此議並誤謂熙載相南唐也

論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

桉廿二史攷異桉五代之臣卒于宋初者歐史皆不立傳諸傳亦無及宋初事者唯南唐後蜀南漢東漢吳越諸世家皆敘入宋以後事蓋欲其首尾完備故

不拘限斷之例然于宋祖答徐鉉之語初無關于李氏之興廢自當于宋史見之且父子一家既當同其憂樂虧子以益父于心豈安此特一時强詞何足服李煜君臣之心不若臥榻鼾睡之言簡而當也錢氏此論不但未得古人意並一書體裁未了然正文止其後事具國史句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世家皆止此句可證也予世家江南至豈爲其辭者之過歟皆文忠公歸善本朝論及之者此書發論必以嗚呼此論未有淺人傳寫誤爲正文遂連屬之錢氏何乃不審且父子不可兩家之言心固不可知辭義自正大謂不若臥榻鼾睡之言爲簡當則范蠡之應

吳使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議議者乎不尤了事耶其如失立言之體何

論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恠其區區擿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

按廿二史攷異按景定建康志載宋太祖詔諭敕榜文亦皆擿摭細故以爲兵端蓋詞臣代言之體自當爾爾歐公豈未見此敕耶錢氏蓋不知立言有大體豈以宋太祖有此敕遂不爲後人論正耶歸善諱惡況又臣子之道如文忠公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曰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豈實云然蓋欲歸美本朝能舉江南耳且擿摭細故以爲兵端

皆詞臣之不知大體者爲之非立言之體當爾也

注當是保大十六年也

校　殿本六誤五攷證曰五一本作六四川彷　殿本改作六而攷證仍舊

注所以常差一年也

校　殿本常誤當

前蜀世家

王建

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

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卽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

按纂誤複韓建傳宜併之

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

校　殿本南監本壁作璧

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

校新唐書本紀作韋昭度罷爲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兼兩川招撫制置使

建遣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牧爲監軍旣而亦

殺之

棪新唐書本紀王建殺陳敬瑄及劒南西川監軍田令孜在景福二年四月乙亥通鑑同此乃敘大順二年前蓋欲求簡實失次也殺令孜尙有旣字以別之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

棪新唐書本紀大順元年五月癸丑劒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其弟彥暉自稱留後二年八月庚子王建陷成都執劒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稱留後與此作彥朗卒在大順二年建旣入成都後異薛史僭僞王建傳建雄猜多機略意常難測旣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朗卒弟

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通鑑大順二年八月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又與此同未知孰是

以郯王爲鳳翔節度使

　桉南監本郯作剡

人士都欲依建以避難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都作多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桉宜曰八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武成祀天南郊大赦尤宜書改元武成後

建得銅牌子于什邡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邡作仿

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

校建許州舞陽人非許昌人許昌雖屬許州不能統許州諸縣通鑑正作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衍

天雄軍秦州也

校已注職方考此語可去

衍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

校南監本彭注本鬓作鬢

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

桉唐家人傳蜀之貴臣大將自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傳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是未嘗以珍寶奉魏王且非求爲節度使與此異

論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

桉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

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注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周書曰史林尊耳尊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尙書大傳殷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閒尾倍其身名曰虞注虞蓋騶虞也詩毛傳騶虞義獸也淮南子道應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司馬相如封禪文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張平子東京賦圉林氏之騶虞說文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周禮鍾師王奏騶虞鄭司農云騶虞聖獸平子及許鄭皆漢人毛公淮南皆賈

同時相如去賈未遠伏于賈更早生山海經六韜雖不免于僞實出秦漢閒非近世說書曰我則鳴烏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皆視爲盛世之端也但天道難知龜龍麟鳳騶虞之類苟非其時不得爲瑞何問出古說近說文忠公欲伸非端之說必一切闢之又未暇致詳人將謂我誣矣六韜封禪文淮南子東京賦野客叢書已嘗引之證公詩本義及此書之誤

後蜀世家

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胤

校彭注本胥作允

爲晉所虜

校王處裕傳遷執處裕降于晉孟方立傳遷執處裕降晉是自降非爲晉所虜也

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

校彭注本弘作宏

益置義勝定遠驍鋭義寧飛棹等軍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棹作掉

命李仁罕趙廷獻張業等分將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廷誤延下廷字不誤

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

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校李嚴傳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旣復又曰公曰爾輕重異辭

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

校何瓚傳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于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是未行已改行軍司馬矣與此異

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

校安重誨傳作每費一石而致一斗

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

桉全唐文明宗賜孟知祥詔作令趙廷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鄉自統領衙隊二萬人騎繼進蓋據知祥奏也此節删失實

昶

由是故將舊臣殆盡

桉南監本殆作迨

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

桉景崇傳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

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又曰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思綰傳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是處釗等非應思綰者思謙乃應綰耳通鑑敘此顯貫

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箭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發作放

注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桉此書始受命之年薛史始莅蜀之年故年數不同不得謂薛史謬也同光三年誤二年四年誤三年疑出傳寫彭注本三年之三字不誤

南漢世家

劉隱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閒

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巢陷廣州在乾符六年此作五年誤

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

桉彭注本胤作允

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德裕孫殷衡右補闕通鑑亦作殷衡與此單作衡異

隱亦容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容作客

龑

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閒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幷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

按舊唐書趙隱傳子光逢光裔光胤新唐書隱傳同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

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爲宰輔通鑑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此作光胤誤矣且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光裔子損益非光胤子也光胤自是光裔弟相後唐且見本紀五代會要莊宗宰相五人光胤名在五薛史有傳附光逢作光允光逢之弟也注原作光裔係誤蓋宋避太祖諱匡胤胤字以允代故有此誤耳

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桉文獻通考選舉考載五代登科記總目凡四十七
舉五十二年間殆無虛歲止梁停者三晉停者一此
書止此及後蜀世家特著之而本紀轉略

玢

召右僕射王翺與語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此傳及晟傳翺作

翻

自稱中天八國王

桉複南唐世家

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
少彊少艮何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

閎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
桉通鑑作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
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
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
聽又曰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
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
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
搏于晉府又曰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
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
帥諸弟臨于寢殿又曰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
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

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于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目錄作殤帝驕奢淫虐猜忌諸弟宏昌諫不從宏熙獻聲伎以成其惡令陳道庠劉思潮等習手搏拉殤帝殺之又曰循王宏杲請斬思潮等思潮等反譖宏杲殺之九國志道庠傳作及晟將爲亂謀于道庠玢好角觝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角觝于晉王府中玢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角觝與晉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既罷晟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玢是逆謀自出洪熙而洪昌能諫玢又能赴難洪杲能請斬思潮等宜不與也且觀晟

傳所謂洪杲屢請討賊及祝佛語又曰洪昌最賢此豈謀逆者此書于世家甚草草故前後傳亦不覺自悖薛史僭僞劉晟傳作晟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弑玢蓋誤仍之耳

晟

伸駡曰憨獠

校　殿本南監本憨誤憨

潘崇徹敗逵于蠔石

校九國志王逵傳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此稱逵而上稱進逵乃不言實有二名後人且疑逵上脫進字矣諸本同知非傳寫之誤

璇興桂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璇誤旋鋹傳一璇字不誤

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

桉周本紀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在顯德五年三月通鑑南漢中宗殂在顯德五年八月薛史僭僞劉晟傳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僞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宴于封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書旣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是世宗平江北卽乾和十六

年晟卒年事也此誤顯德五年爲三年宜敍平江北
在十六年前誤矣

鋹

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

桉上瓊仙始見乃不稱姓此始稱上澄樞已稱姓此
不必復稱矣轉稱之殊率

托爲內太師

桉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
大寶七年歲次甲子托及龔澄樞承旨建書銜作列
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
司行內侍監上柱國臣李托不曰內太師爲內太師

必在後也此敘五年欲便叙事恐失實耳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

校晟傳作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中間又未言易名易人此忽作昌文何也通鑑及目錄長編宋史文獻通考作昌文東都事略作昌濬未知何據此書則前後傳互異也

十月平昭州

校　殿本南監本此昭字及昭桂連賀之昭字皆作韶

楚世家

馬殷

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

按新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僭僞楊行密傳通鑑皆在光啓三年新唐書行密傳亦敘光啓二年後此作中和三年誤

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卽位

按吳世家岳州復入于楚在梁太祖代唐後通鑑拔岳州在開平元年六月考異以薛史梁紀十國紀年吳史楚史考之皆在元年六月謂編遺錄作四月誤吳任臣十國春秋從通鑑而九國志作天祐三年尤誤矣又吳世家存知新作被執歸而見殺非戰死也

希聲

葬殷上漢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漢作潰

希範

思覲瞋目視希範曰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瞋作嗔

希廣

乾祐二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

校十國年譜希萼立在乾祐三年南唐世家在保大八年卽乾祐三年漢本紀隱帝乾祐三年崩是希萼立隱帝崩乃同年事此誤

希隱希濬希矩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矩作知

劉言

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從之

桉全唐文劉言收復湖湘狀敘扶風一族楚水萬家並押送東吳固無噍者在去年敘前節度使馬光惠耽荒稍甚僭侈非常三軍商量乃行廢黜在今春希廣傳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在廣順元年是言奉表京師乃二年也通鑑正在二年此三字疑傳寫之誤

周行逢

行逢入武陵
桉十國年譜行逢立在顯德三年通鑑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見顯德元年入武陵實在三年此亘屬元年絕無分別後人且疑行逢入武陵在元年矣此類甚衆
注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桉殷傳十國年譜及注殷乾寧三年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止五十六年此旣誤三年爲二年遂誤爲五十七年文獻通考亦誤爲五十七年
吳越世家

錢鏐

寶病死

桉新唐書本紀作鏐殺周寶寶傳作鏐具櫜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本紀自出文忠公手而朱子攷公集異同修唐書一條曰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曰公于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尙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看詳列傳令删修爲一體則傳亦公所定也何乃自異通鑑從吳越備史作寶卒于杭州宋史呂夏卿傳夏卿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而四朝國史及宋史文忠公傳又吳正憲公充所

撰行狀韓魏公琦所撰墓誌銘蘇文定公轍所撰神道碑晝墁錄載魏公對仁宗語皆作公撰唐書紀志表必夏卿創始而受成于公也則表亦公修

改元順天

桉宜曰僭元

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等

桉南監本臼作白

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

桉南監本彭注本刺作刺

今何面復見之乎

桉南監本彭注本面下有目字

因瞑目大呼投水死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瞑作瞋

成及代鏐與綰戰

校吳世家乾寧二年次蘇州擒其刺史成及矣天復二年安得吳越復有及蓋脫敘遺歸此書之節删失當每如此

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

校鍾傳傳吳世家在開平三年此敘元年又其時爲隆演此作渥皆誤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校吳世家十國年譜渥天祐五年五月被殺隆演立

即開平二年此三年稱渥誤

郭崇韜尤爲不可

校彭注本尤下有以字

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

校複重誨傳

叙

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鍾作鐘

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

按楊氏愼曰歐陽公少年夏日暱妓爲錢惟演所持乃于史書著其暴虐以報復之胡致堂司馬公已辨之而小說數家皆著其事嗚呼挾私仇于史筆亦何益耶今讀文忠公年譜天聖八年公充西京留守推官九年三月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爲留守與宋史正合集中送徐無黨之澠池詩有日我昔初官便伊

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文朋上隨州錢相公啓有曰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又曰而況西河幕府最盛于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于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臥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歸田錄錄思公二事一性儉約一好讀書詩話稱美錢詩內制集序首敘錢語以自概于役志于思公在洛時故吏尙拳拳也發等述事迹曰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明公好賢莫不傾身禮

接四朝國史本傳曰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
材不攖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于學名臣言行錄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暮抵龍門香
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勞之
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
諸公之厚類此清波雜志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
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
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
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
意蓋言行錄所本也安得有暱妓被持之仇止澠水
燕談錄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

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閒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遽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思公年已七十而宋史王曙傳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淸波雜志及言行錄皆作王文康公事王聖塗作思公事誤矣且歸田錄亦謂萊公晚有南遷之禍宜以其奢爲戒其對文康公語蓋少年盛氣也晚且鑒之卽在思公有此事亦不得有仇又野客叢書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此直作戲更不得言仇全集及當時名公碩學傳述具在觀其于錢

明逸蔣之奇及爲范文正公神道碑實呂夷簡擢用文正公實非挾私仇者止濮議激訐臺諫有非盛德之言故范鎭出知陳州或疑公譖之以疑此書則不可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錄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爲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甆漆器寢帳

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藏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爲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主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于它國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爲也今從家話此作多者至笞百餘紀年作多者至五百餘是紀年所載尤悉宋史文苑劉恕傳作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

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閒鉅微
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
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
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
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于魏晉以後事考證差
謬最爲精詳又與王安石有舊及行新法遂面刺其
過而與之絕蓋君子而多學者公卽有仇恕又何仇
紀年之出在此書前其所載別有所據非采此書有
可攷而得者史言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
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
不載者爲通鑑外紀是外紀成在紀年後史略資治

通鑑外紀皇朝劉恕撰初司馬公受詔修歷代君臣
事跡辟恕于史局公退居洛陽恕歸江東仍隸局中
嘗謂司馬遷史記始于黃帝其包犧神農闕而不錄
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以包犧至未命
三晉爲諸侯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
爲後紀將俟書成有請于公及恕病廢又在遠方不
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
春秋外傳之義也是外紀未病廢前已爲之史言光
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
右手足廢判西京御史臺在熙寧四年紀年之成宜
在四年前此書五年詔取進卽以同年子之故得先

見此書恕亦非冒昧取材者然此書未詔取進之前恕亦未見又有可攷而得者集中至和元年與徐無黨書曰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卻從頭改換未有了期嘉祐五年免進五代史狀曰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及治平四年出知亳州遂歷青蔡歸穎不復還朝恕熙寧三年溫公出知永興軍亦歸江東矣恕謂其後人所載不可信溫公謂鏐起貧賤必不苛侈夫始貧賤而終苛侈者多矣況鏐壯無賴更不可以常理測者夢溪筆談載兩浙田稅畝三斗

夢粱錄載免本州杭州歲納及苗稅有曰昔武肅錢王統二浙地狹民稠賦斂苛暴人不堪生後山叢談載吳越成丁賦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咸淳臨安志載宋初諸詔有曰錢俶日無名捂克又曰錢俶日民多流亡夢溪筆談沈括撰夢粱錄吳自牧撰皆錢塘人所記尤得實薛史世龔錢鏐傳亦作鏐季年荒恣又宋史范旻傳作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算溫公棄紀年而從家諱隱惡揚善君子之用心也但乖史家紀實之體胡氏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蓋吳越仁暴

兩所不取文獻通考田賦考亦取其說然據以立論者止此書及通鑑井庵乃執以爲吳越辨且謂公挾仇微第失于詳攷亦甚非所以測賢者所謂小說數家書其事者莫甚于宋人之錢氏私志明人之吳越世家疑辨私志于公多詆毀自稱報東門之役疑辨並改元之有石刻可據者亦謂本中國紀元而史失之尤難盡信大抵吳越善迹亦有之其後人所述不皆虛僞此書亦自有所本斷非挾仇諸書況可證也

閩世家

王審知

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

桜南監本篂誤篁
王倓唐相溥之子
桜　殿本南監本倓誤淡
鏻
改元爲龍啓國號閩
桜十國年譜及通鑑在長興四年此宜屬三年下壹似在三年者實閩建國之始較他處統敘尤疏也
繼鵬
旣立更名昶改元通文
桜十國年譜及通鑑繼鵬立在淸泰二年改元通文在天福元年此宜曰明年改元通文

布衣芒屨而已

桉南監本彭注本屨作屩

延義

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

桉南監本彭注本廷作延

廷英進買宴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

桉南監本彭注本十作千

重遇等遣壯士拉于馬上而殺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等字

延政

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

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𨿽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

按繫敘複南唐世家又互異此作從效詐州人共殺紹頗迎繼勳保大四年聞延政降唐始執繼勳送金陵南唐世家作從效殺紹頗送款于唐將查文徽在保大四年前一異也此作重遇殺文進仁翰殺重遇在南唐發兵前南唐世家在發兵後一異也此作封延政鄱陽王南唐世家但曰爲饒州節度使一異也此作仁達爲武威節度使在未破建州前南唐世家在既破後一異也宜會正之又職方考福州曰武威

此作威武誤矣

注南唐保大四年也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此及下保大大字皆誤太

南平世家

高季興

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

朱友謙

校復孔循董璋傳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

校梁本紀天復二年圍鳳翔三年正月約出天子以

爲解甲九月師範以青州降是明年字宜著上茂貞

後與梁和上而删後字

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

校復梁本紀及匡凝傳

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册季興秦王

校吳世家高季興來附在乾貞二年即天成三年此乃敘天成三年前

從誨

鏤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校後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唐明宗時馮道李愚請令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見薛史五代會要通

鑑揮麈錄蓋千古經籍鏤板之始此書止此一見略不敘其源委疏矣猗覺寮雜記及石林燕語引柳玭訓序所載墨板乃始唐末然監中刻書實始五代也

繼沖

繼沖出逆于郊

桉南監本逆作迎

東漢世家

劉旻

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桉鐵圍山叢談敘紫雲樓金帶曰且往時諸帶方銙

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老學菴筆記王荆公所
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猗覺寮雜記帶闊狹以
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劉旻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
祖是稻以闊狹言亦當時物制也宜略作解語較曰
清泰廢帝年號也爲有當朱新仲謂劉旻遺漢高祖
記憶偶誤耳

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

桉南監本彭注本三作二

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

桉周本紀三月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
高平又敗之此不先敘戰高原直敘戰高平下曰追

擊者更是何地劉詞傳亦單敘高平日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愛能等敗蓋在高原接戰之始高平乃既勝追擊之地也本紀作癸巳是先甲午一日以下日暮推之實是同日事通鑑正作癸巳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于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則此作甲午誤矣

承鈞

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

桉十國年譜天會元年之明年卽周顯德五年周本紀下三關在六年此明年字誤

方顙烏喙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汲古閣本湖北仿

汲古閣本烏作鳥

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請承鈞曰

桉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繼元

繼元爲人忍

桉南監本未提行別書彭注本繼恩傳適盡行末

當繼元時有鎬鍇錡錫銑于繼元爲諸父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銑字

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

校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

校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

校南監本彭注本太宗下有皇帝字

注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年下有國

字

注凡二十八年

按周廣順元年辛亥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宜有二十九年此八字誤

十國世家年譜

敘然予聞于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

按通鑑考異引唐末汎聞錄稱鏐僭大號閩王事迹稱吳越世宗文穆王甍王氏啓運圖稱吳越武肅王崩子世皇嗣世皇崩子成宗嗣又曰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鏐爲錢太祖則死有廟號可攷矣輿地紀勝

台州碑記吳越錢氏用契丹會同年號注臨海慶恩院及定光院皆書曰石晉會同元年建臨海明智院及明恩院皆書曰石晉會同中建而通鑑石晉無會同年號又婺州圖經義烏眞如院亦云吳越錢氏會同十年建而吳越止有寶大天寶保正三號亦無所謂會同象之謹按東都事略載遼主德光以天福三年改元會同至開運四年南牧歷年圖載天福三年歲在戊戌而會同十年歲在丁未是歲正德光南牧之時去天福三年整整十載意者錢氏奉德光之正朔則丁未之歲乃契丹會同十年然婺州眞如院會同十年建尚未契丹入汴之時恐吳越奉其正朔若

赤城志所書會同元年則正是石晉天福三年晉高祖尙都汴爲中國主不應錢氏乃越石晉而奉契丹正朔也此之婺州眞如院所書年月無據當攷又福州碑記載烏石宣威感應王廟碑銘用契丹年號注路同玉海歷代年號有廣初注吳越錢鏐是吳越更有會同廣初年號不止如容齊四筆曰吳越三改元天寶寶大保正矣廟號改元旣得其實宜亦稱帝但其後欲欺人以世忠于中國而深諱之文忠公未敢斷愼傳疑也吳越有會同年號四筆亦及之然不如王氏徵引之詳稱寶正寶大今尙可見者通鑑考異引紀年通譜閩王事迹王氏啓運圖皆載寶正全唐

文錢鏐開舜井得重華石記首稱吳越國王寶正三年八月十九日又新建風山靈德王廟記末稱時寶正六年重光單閼歲爲相之月二十有三日記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鏐又投龍文末稱寶正三年歲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又謝鶚朱府君墓誌銘曰以寶大元年夏四月得疾弗興卽吳越朱行先碑也今尙存此皆可見者駱鸞錄袁州孚忠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册尙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郵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范氏蓋不知吳越自有寶大年號楊氏並無寶大年

號故誤吳越曾用楊氏年號通鑑契丹改元會同國
號大遼在天福二年是歲丁酉輿地紀勝引通鑑在
三年戊戌誤矣其實契丹改元會同四夷附錄及薛
史外國傳在天顯十一年五代會要開運三年之明
年稱會同十年即天福三年通鑑綱目契丹國志在
天福二年遼史在天顯十二年之次年諸書各異也

南監本常作嘗

敘辛亥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

校彭注本湖北仿汲古閣本二誤三

吳武義元年注是歲吳王稱制改元

校南監本吳王上衍以字

閩天成元年注是歲鏻立

桉南監本鏻誤璘

吳越寶正六年注錢氏惟見一號六年其餘皆闕不見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誤注楚

閩永隆元年注是歲延羲立

桉　殿本羲誤義

閩永隆五年天德注是歲延政以建州稱殷改元

桉　殿本延誤廷南監本改元上衍故字

吳越乾祐元年注是歲俶立

桉吳越世家倧以開運四年立卽天福十二年歲除夕爲胡進思所廢迎俶立之是俶以天福十二年除

夕立通鑑正叙倣立于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晦

此注乾祐元年誤

論敢不愼也

桉　殿本四川彷　殿本愼作懼

注審知五代舊史本傳

桉南監本審知上及下鏻本名延鈞上皆未空一字

注然而頗爲傳寫差誤爾

桉南監本彭注本傳作轉

四夷附録

契丹

其一曰但利皆部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利皆作皆利

劉仁恭據有幽州

按唐本紀乾寧元年以仁恭爲幽州留後四年叛晉劉守光傳仁恭爲幽州留後晉實請命于唐此時安得曰據有蓋阿保機立九年始有雲中之會是爲天復五年推九年前宜爲乾寧三年曰每歲又前數年矣

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

按　殿本草誤花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

按遼史作德哷部轄塔哩錫林鄉耶律穆魯人南監

本彭注本無其字
爲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無略字
阿保機乘閒入塞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乘誤人
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
桉南監本灤作欒
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桉梁本紀開平元年四月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
來一至也五月契丹遣使者來二至也二年二月契
丹遣使者來三至也三年閏八月契丹遣使者來四

至也乾化元年四月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至也

固不至四至

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按義兒嗣本傳作嗣本戰歿

其風俗與奚鞑鞨頗同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鞨作羯

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

按下又曰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壹似郁素在定者王處直傳處直有孽子郁當郜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北招契丹入塞

以牽晉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亘不聽郁自奔晉嘗恐處亘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證以通鑑遼史郁傳此失辭矣

見其宿處環秸在地

按　殿本四川彷　殿本秸譌結

雖去而不亂

按此語可去辭史外國契丹傳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則末句不可去以語氣未斷也今既改簡矣何復存此冗句

昨聞中國亂

按南監本彭注本亂上有禍字

莊宗客將王緘讃之

按盧程傳掌書記王緘薛史誠傳入晉爲推官歷掌書記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契丹國志韓延徽傳掌書記王緘嫉之皆不曰緘爲客將遼史延徽傳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與此皆誤也

德光遣禿餒萴刺等以騎五千救都

按王處直王晏球傳作萬騎

赫邈與數騎返走

按王晏球傳作惕隱與數十騎走遼史太祖本紀二年始置特哩衮原作惕隱典族屬以皇弟薩喇原作撒剌爲之

後履書以某爲特哩袞百官志大特哩袞司太祖置
掌皇族之政教敘又曰特哩袞治宗族是惕隱官名
赫邈人名今傳錄一書官名一書人名壹匃各爲一
人者薛史單作特哩袞通鑑單作惕隱皆疏也數十
騎與數騎亦異

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莿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
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

桉通鑑亦作禿餒至大梁斬于市而呂琦傳契丹遣
禿餒莿剌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
殺莿剌等皆送京師遼史太宗本紀作王都奏唐兵
破定州塔拉（原作鐵剌）死之納爾琿（原作涅里袞）察喇（原作查剌）等

數十人被執塔拉即委餒此又若未送京師已殺者

與琦傳同未知孰是

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十作千

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擦剌泊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擦作捺

以石敬瑭鎭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

校南監本彰注本無守字

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

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

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

使者未至而兵已交

按纂誤複死事張敬達傳

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張字彭注本達誤瑭

臨訣執手嘘嚱

按南監本彭注本嘘嚱作嚱欷

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

按上文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薛史德鈞傳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莊明之世僅十一年以同光三年鎮幽州至長興四年止九年薛史亦作十餘年蓋兼廢帝時言之此誤

西出雁門攻幷州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州作代
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
校南監本彭注本延壽上有趙字
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數作一
亦以赭袍賜重威
校複杜重威傳
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
校複晉家人傳
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耶

按複張彥澤傳

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岡

按南監本彭注本帽上有貂字

二月丁巳朔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已誤丑文獻通考亦誤丑通考蓋據此書知宋本原誤丑南監本不誤者必後人追改彭注本又仍南監本也

今思歸而不得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東西二三千里之閒民被其毒

按契丹國志作方廣千里剽掠殆盡通鑑作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閒財畜殆盡

其來也馬不嘶鳴

按南監本彭注本嘶鳴上有甚字

左右給事多以宦者

按南監本事下多上空一字

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

按周本紀廣順元年二月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未見所謂朱憲者五代會要契丹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兀欲亦遣使裊骨支報命獻良馬四

疋太祖復命侗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
聘此書節删失當故紀錄異也

遂不復南寇

桉周本紀廣順二年契丹寇邊及救東漢皆南寇也

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

桉周本紀在三月非夏也

論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于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

校猶是周本紀論意

論往往絕而復甦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甦作蘇

論草軟如茸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軟誤㪉

論醉則縛之而睡

校　殿本縛作縛

注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顯元年云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云作按屬

下句

奚

有人馬二萬騎

按人乃以騎言耶五代會要奚作人馬約二萬

吐渾

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有字

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剌來朝貢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吐字貢字

達靼

後爲契丹所攻

按南監本契丹上有奚字

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

校南監本彭注本別上有其字

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

校唐本紀同光中未一見天成三年始書來

党項

而所售常過直

校南監本售作讎

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桉複彥稠傳宜倂之南監本侍誤待千誤十

突厥

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熱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

桉唐本紀張慕晉來在天成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誤又同光三年十月壬午一書來不止四至也

吐蕃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猶誤尤

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

桉本紀終五代末書甘州使者來

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脫義字

皆其戍人子孫也

桉南監本彭注本人作兵

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桉晉本紀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薛史外國傳太平寰宇記作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恭恭與深異與下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又同薛史周本紀作沙州留後曹元忠宋史外國傳作沙州曹元忠與此同與本紀異薛史晉本紀天福八年正月庚寅沙州留後

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開運三年三月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以諸書證之大約元深先鎮沙州元忠在後晉本紀較近然易官易人易名史不備載卒不得確據也

毦褐

桉南監本彭注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毦誤毦

而吐蕃不見于梁世

桉梁本紀乾化元年十一月乙未書回鶻吐蕃遣使者來矣五代會要吐蕃梁開平二年正月遣使朝貢此蓋仍薛史外國吐蕃傳之誤

回鶻

遣左監門衞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

桉五代會要沼作治

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

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册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

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

桉唐本紀止同光二年六月己丑封回鶻王仁義爲

英義可汗未書來四年正月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

者來而附錄又漏書　殿本四川仿　殿本續作績

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朝字

于闐

伐樫置水中乃渡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水誤氷

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撈誤澇

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校漢本紀天福十二年六月于闐遣使者來明年正月始改元乾祐疑有脫誤

高麗

本扶餘人之別種也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人字

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

來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南監本嚴作巖

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

遣使者來

校唐本紀天成四年已見王建矣

終五代常來朝貢

校梁漢本紀末一書來

渤海

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

校南監本忽作忽

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

校晉漢周本紀末一書來

新羅

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

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

校唐本紀書來五一同光元年一二年一天成二年

二月一三月一長興三年四年失書南監本彭注本

無者字

黑水

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

校唐本紀長興三年未書來元年及天成四年皆書

來附錄又漏

南詔蠻

至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衞大將軍季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

按唐本紀巂州作雲南宋史黎州諸蠻傳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巂州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七程至雲南是巂州雲南非一地也書宜從一

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莎爲定遠將軍

按　殿本南監本邛誤印

牂牁蠻

牂牁蠻

按南監本此牁字及昆明附錄牁字皆作柯

在辰州西千五百里

按五代會要牂牁蠻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宋史蠻夷西南諸夷傳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而距昆明九百里此作在辰州西千五百里誤矣新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充州武德三年以牂牁蠻別部置會要充誤兗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亦誤

昆明

附牂牁以來

桉此語贅宜改上各遣使者來爲各遣使附牂牁來而去此語

占城

其地方千里

桉五代會要占城國其地東西一百里南北三千里太平寰宇記占城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宋史外國占城傳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文獻通考四裔考占城其城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此作方千里疑誤會要東西一百里之一字必七字傳寫誤也

南鄰眞臘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臘作蠟

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

按周本紀顯德五年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六年六月戊子占城使莆訶散來旣曰遠不過于闐占城何九月中一人能再來本紀及薛史本紀漫作縵此及五代會要宋史外國占城傳宦游紀聞作漫則譯異而偶未從一者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按猛火油薔薇水今皆習見物耳安能得水出火衣敝猶香五代會要占城國作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

一十五瓶言出自西域凡水之霑衣香而不黦太平寰宇記占城國作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鮮華之衣以此水灑之則不黦而復郁烈其香連歲不歇又進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是油得水而愈熾彼國凡水戰則用之通鑑作吳主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文獻通考四裔考占城作又有薔薇水洒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宋史外國占城傳作又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遼史后妃太祖淳欽皇后舒嚕氏傳作吳主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較得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光緒丙戌春華峯校讐歐陽書佐以宋吳氏縝纂誤
國朝吳氏蘭庭纂誤補是書意續二吳凡已及者棄之
或得賸文異義者兼錄之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王氏
鳴盛十七史商搉行世久棄錄覜二吳書得千餘事如
葛從周傳辨洹水之戰從周並未敗史建瑭傳辨史匡
翰乃尙晉祖妹非尙女唐六臣傳辨趙光逢爲押金寶
副使時非爲尙書左丞李存賢傳辨鎭幽州非賞角觝
朱宣傳辨王敬武爲青州節度使不宜敍中和二年前
辨曹全晸非敬武將辨崔君裕非繼薛崇據鄆朱宣非
繼曹全晸據鄆孟方立傳辨文德元年奚忠信大敗乃
赫連鐸援師失期非王鎔失期王珂傳辨重盈爲重榮

兄袁象先傳辨象先父乃尙梁祖姊非尙妹杜重威傳辨汜水之戰重威于侯益不得曰從趙思綰傳辨誤王益爲侯益李琪傳辨宣政非前殿紫宸非便殿閤非殿貫緯傳辨唐自武宗以後非無實錄司天考辨誤符天萬分歷爲二前蜀世家辨騶虞爲獸非近世說南漢世家辨洪杲洪昌不得從洪熙作逆吳越世家辨新唐書皆歐陽公手定不宜與是書互歧四夷附錄辨猛火油薔薇水不能得水出火衣儆猶香所以糾事情之失眞也梁本紀辨殺李克恭不得以馮霸爲罪首辨歲首書開平失實唐本紀辨書子衍爲立與紀首稱莊宗不合辨書孟知祥使朱滉來失義例晉本紀辨符彥饒不書

伏誅非直筆辨不書叔母爲皇后非史法周本紀辨郭
廷謂宜書叛吳巒傳辨巒宜入死事所以正書法之未
當也家人傳莊宗諸子傳摘蕪雜字句至六十餘字及
他處所摘複文所以削繁也梁本紀辨朱溫降唐有年
月日而失書周本紀辨郭威本常氏子辨宋令詢等可
立傳而略之家人傳辨李克用不祇四弟八子辨克用
子未絶於明宗之亂辨晉出帝卒年可攷辨出帝不祇
馮皇后辨周世宗有子一行傳辨不祇四五人李仁福
傳辨李氏賜姓已在唐太宗朝辨仁福乃思諫親屬十
國世家年譜辨吳越改元之多所以補略也梁本紀辨
誤我敗爲敗績辨書王彥章官乃寻之唐本紀辨樞密

使用士人不始莊宗朝辨李繼儔亦有罪不得寻以死辨冊禮不始明宗朝辨誤解以字家人傳辨漢隱帝非無后所以質發明之陋也唐本紀辨明宗父名霓不名天大雷電以風之電周本紀辨符彥卿不作苻堅之苻宦者傳辨起五代文章陋矣止故幷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爲一幅皇甫暉傳辨皇甫宜名說文大目出也之暉南唐世家辨捷馬牌宜作揵所以訂雕寫之訛也且是書雖續二吳而劉處讓傳辨纂誤誤疑三事一行傳辨纂誤補誤據全氏祖望斷李振無南竄事漢本紀辨誤據何氏焯承祐作承祐他如周本紀辨王氏應麟誤解均田圖安重誨傳辨王氏鳴盛誤據薛史誑

歐陽書馮道傳辨錢氏大昕謂歐陽公惡道而甚其辭南唐世家辨錢氏二條吳越世家辨楊氏愼謂歐陽公于史筆挾私仇其執心光明無門戸之見又如此徵引博矣析理復精亶越前作至所論斷期明文義而止無復攻擊尤足愧文人相輕之心獨讀歐陽書之一助耶

光緒丁亥夏六月江夏洪德垿謹跋